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明天戲劇叢書

第一冊

櫻桃園

有版權 禁翻印

著者 A·契訶夫

譯者 焦菊隱

編者 寇嘉爾

發行人 郭孝

發行所 明天

印刷者

WASHINGTON, June 4 (UPI) -- The
assembly, now meeting at Seoul, will
the conservatives led by Dr. Syng
and hold popular support."

ALSO EXPRESS HOPF FOLSTUNG KO

said that "not that
anxious to give such
maintenance of internat

4 (USIS)
through a Je
minister D. C. S

ON

明 天 劇 叢

I

楊
本
泉
同
學
藏
書



櫻桃園

A·契訶夫著

焦菊隱譯

明 天 出 版 社

原书空白页

櫻桃園

人物表

郎涅夫斯基太太（柳蓀英。安德列耶芙娜），地主
門妮雅，她的女兒，十七歲

娃爾娃拉，她的繼女，二十七歲

加埃夫（列歐尼德。安德列維奇），郎涅夫斯基太太的哥哥

羅巴金（葉爾莫萊。阿萊克塞維奇），商人

特羅費莫夫（彼得。塞爾戒維奇），學生

西米歐諾夫——皮什契克（波利斯。波利索維奇），地主

夏洛蒂。伊凡諾芙娜，媳婦

艾匹阿道夫（西門。潘希列耶奇），管家書記

杜妮亞莎，女僕

却費爾斯，男僕，八十七歲

耶沙，年青的明僕（譯音），警察署員

夏流浪人（譯音），警察署員

西火車站長（譯音），警察署員（譯音），此主

蘇聯牧局長（譯音），警察署員（譯音），此主

警察人們（譯音），警察署員（譯音），此主

明僕人們（譯音），警察署員（譯音），此主

其他（譯音），警察署員（譯音），此主

警察署員（譯音），警察署員（譯音），此主

戲劇事故，發生在郎涅夫斯基太太的私產櫻桃園別墅裏

人

野村胡堂

第一幕

第一間休息室，從前作過育兒室，可是大家如今還相沿地這樣稱呼它。有一道門通到阿妮雅的臥房。黎明；太陽不久就要上來。已經是五月，外邊的櫻桃樹都開了花，可是滿園子依然罩着一層晨霜，天氣還是怪冷的。所有的窗子全關着。

杜妮亞莎點着一隻洋蠟上，羅巴金手裏拿着一本書，跟着進來。這時天剛亮。

羅 謝天謝地，火車可算到了。甭什麼時候啦？

杜 差不多兩點了。（把洋蠟吹滅）天已經亮了。

羅 你看火車誤了多麼半天？至少也有兩個鐘頭。（打着呵欠，伸着懶腰）看我胡塗不胡塗？我真是胡塗透了。我到此地來，本來是特意要上火車站去接他們的，那知道一坐下，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多麼荒唐！不過，你應該把我喊醒了才對啊。

杜「我以為你也經去了呢。」（注意聽聽外邊）這個聲音好像是他們坐的馬車來了。

羅「（也仔細聽了）沒有這麼快；他們還得等着把行李什物的都領出來呢。」（話停）

「丁一下」郎涅夫斯基太太在外國住了五年。她現在變成什麼樣子，我猜都猜不出來

了。她是多麼漂亮的一個人哪！待人那麼好說話，心眼兒又那麼好。我記得，從前

我還小的時候，我父親在這個村子裏，開着一個小舖子，我十五歲的那一年，有一

天，我父親喝醉了，他一拳頭打在我的臉上，把我的鼻子打出血來。我忘記了我們

怎麼着就跑到這座園子裏來了，反正總有一個原因吧。那個時候，郎涅夫斯基太太

還是個姑娘呢，——啊，她那個時候有多麼瘦弱啊！我想起來簡直還像是昨天的事

情一樣。——她把我領到這裏來，進了這間屋子，就是這間育兒室，她帶我到洗手

盆裏去洗血。「不要哭了，小農夫」，她說，「明天一結婚，就什麼冤屈都可以找

補回來！」（話停了）「丁一下」時，「小農夫」……我的父親的確是一個農夫，可是

我呢，現在我已經穿上了白背心，棕皮鞋，很像俗話所說的，廢料也居然做了正樑

了，我剛剛發了財，手裏有一堆一堆的錢，不過，假如你們再仔細看一看，我不還

這不還是農夫堆兒裏的一個農夫。(翻弄着書篇的紙頁)剛才我就是在讀這本書，
羅 則可是連一個字也不懂；我坐下來剛一念它，就睡過去了。

林杜 這人家裏這一羣狗，都整夜沒有睡着，它們曉得主人們要回來打獵來獵了。

羅 咳，杜鰐阿莎，你怎麼啦？你都……(重訓人！)(中)

艾杜 我手發顫，我醒得頭暈得很。(重訓人！)(重訓人！)(重訓人！)(重訓人！)

羅 (你太講究啦，杜鰐亞莎，原故就在這兒了。你穿得簡直像一位年青的太太麼；再看
：看你的頭髮！你不該這個樣子；你得別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艾 我不發顫，我拿着一把花進來。他穿着一件短衫。一隻擦得亮光光的靴子，走起
出路來咯吱咯吱的響。一進門，他手裏的花就掉在地上。)

艾 而當給庭花(花匠送來的)；他說這一把要擺在飯廳裏。(把花遞給杜鰐亞莎)。

羅 兩瓶便給我帶一點葡萄酒(Wine)來。(重訓人！)重訓人！重訓人！重訓人！

杜 一盞，先生。(下)(重訓人！)重訓人！重訓人！重訓人！重訓人！重訓人！重訓人！

艾 如今早晨有霜，寒暑表上原有無度，可是你看，櫻桃樹枝都開滿了花。我們這個氣

艾：「我可真不敢恭維！」太息。『哦，這種天氣可太壞了。這樣不正的氣候，對我們真是一點好處都沒有；我還有一句話，我想你是許我說的，我買了一雙新靴子，只買了兩天，就已經乾乾脆脆叫得叫人受不住了，這我一點也不撒謊。你說我該擦點什麼油就可以不響了呢？』

羅：『出去；叫我討厭死了。』

艾：「我天天總得碰上一點倒楣的事；可是你看我抱怨過嗎？從來沒有過；我已經習慣了；反倒能夠笑着臉來忍受了。」

（杜妮亞莎進來，遞給羅巴金一杯麥酒。）

艾：「我得走了。」（一下撞倒一把椅子，你看見了沒有！）（用得意的聲調說）我冒昧說一句話，你明白啦，別的事也都跟這個一樣。這真怕人！（下）

杜：「葉爾莫萊，阿萊克塞維奇，我告訴你一句實話罷。」艾匹訶道夫跟我求婚了。

羅：「最要緊一點，葉爾莫萊，你還不來圓一盒，就到樓上去了。」

杜：「我簡直不知道怎麼辦好了。他是一個很規矩的青年，只是他一談起話來，總叫人聽。」

「不懂是什麼意思。他的話都很好聽，也滿都是好意，就是你猜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我倒是很喜歡他。他也熱烈地崇拜我。他是一個最不幸的男人，彷彿每天都得遇上『一點事』。大家都叫他『二十二個不幸』；這是他的外號。」

羅（注意聽着外邊）聽，這沒問題是他們來了！

杜（他們來啦！啊，我這是怎麼啦！我渾身都冷起來了。）

羅（是的，是他們來了，一點也不錯。我們迎迎他們去。我可不知道她還認得不認得我了。分手已經五年了。）

杜（哎呀，我要暈過去了！……我要暈過去了！）

（外邊傳來兩輛馬向着這座房子趕來的聲音。羅巴金和杜妮亞莎趕快退下。舞台上空無一人。一會兒，鄰室裏就傳來一片嘈雜聲。費爾斯拄着一根手杖匆匆忙忙橫穿過舞台，下。他剛從火車站接他們回來；穿着一件舊式的聽差制服，戴着一頂高帽子；他嘴裏自己跟自己咕嚕着，可是所說的話一個字也聽不清楚。最後，鄰室的聲響愈來愈大了。一個人聲說：『我們從這邊走吧』。跟着，郎涅夫斯基太太進來，）

後邊是阿妮雅和夏洛蒂。手裏牽着一隻小狗。這三個人都是旅行的裝束。再後邊是娃爾娃拉，穿着大外套，頭上繫着一條頭巾。還有加埃夫，西米歐諾夫，皮什契克，羅巴金；杜姆亞莎提着小包和陽傘。僕人們搬着行李；大家橫穿過舞台。

阿空從這裏走肥。媽媽，你還記得這是一間什麼屋子嗎？我曾一牀毛毯，於此計計算算。

郎（一邊擲着淚，一邊喜悅地說）育兒室。黑巴金林林總總我對付不了。總可土娃加天有多麼冷啊！我的手全凍僵了。（對郎涅夫斯基太太說）你那兩間屋子，一間白的，一間淺紫的，還照舊是從前的樣子呢。

郎是我的青兒室啊，親愛而美麗的青兒室！這是我幼年睡覺的地方。（哭泣）我現在回到這裏來，又覺得跟從前一樣的小了。（吻加埃及和娃兒娃拉，隨後又去吻加埃及）娃兒娃拉一點也沒有變；她簡直像一個女修道士；我一見杜妮亞莎的面，就還認得是她。（吻杜妮亞莎。）『第二幕下』。幕徐徐的降下。

夏下（向西米歡諾夫）：皮有契克，我的小狗吃胡桃。——蘇曼將蘇下問白景甘蘭意思。

皮（一怔）「騙？咳，奇怪！」又回來了。

除杜阿妮亞和杜妮亞莎外，大家都下了。（門裏面傳來聲音）「（亞妮亞）（妮亞）（莎）（莎）」

杜「你到底可回來了！」（他給阿妮雅脫了外衣，摘了帽子。）

阿「這一路上，我整整有四夜沒有睡了。我凍得要死。」

杜「你走的時候，正是四旬齋。那個時候地上還有雪，天氣冷得都還凍着冰；可是如今

呢！啊，我的親愛的！」（大笑，吻阿妮雅。）「我的愉快，我的光明，你知道我怎麼

盼望你來着！喂，我得馬上就告訴你一點事情。我可連一分鐘也不再忍不下去了？

阿「（絲毫不感興趣）什麼，又是？」（他轉身去開門，手裏夾着書，門開了）

杜「艾匹訶道夫，就是那個書記，在復活節那個星期裏，跟我求婚了。」

阿「又是那一套老話。……（整理自己的頭髮）我的頭髮夾子全都掉光了。（她很疲倦

，疲倦得行立不穩。）」

杜「對這件事我可有點不知道怎麼樣看法才對了。他愛我，啊，他有多麼愛我呀！」

阿「（望着她的臥房，一往情深地）我的屋子，我的窗戶，都像我從來沒有離開過似的

同 依然還是那個樣子！我又回到自己的家裏來了！明天早晨，我一睡醒，就要到園子裏去跑跑。……啊，只是，只希望能睡得着就好了！我從巴黎動身起，整整一路都沒有睡着過，我太興奮了，太急了。

杜 特羅費莫夫先生前天就來了。

阿 (愉快地) 彼得嗎？

杜 他正在外邊洗澡房裏呢；他就住在那裏。他不願意住到裏邊來，生怕夾在我們中間

招人討厭。(看看自己的錶)我本來想去叫醒了他，可是娃爾娃拉小姐叫我別去。

『小心別吵醒了他』她說。

(娃爾娃拉走進來。腰帶上掛着一大串鑰匙。)

娃 杜亞沙，去弄點咖啡來，快。媽媽要咖啡。

杜 馬上就好！(下)

娃 好了，謝天謝地，你可回來了。你現在又回到自己的家裏來了。(撫髮阿雅)我的乖又回來了！我的好孩子，又回來了。

阿 她已經把芒頓 (Menton) 附近的那座別墅賣了。她什麼都沒了，絕對一點東西都

沒有了。我也連一個科培克都沒有。我們想盡了法子，才湊夠了回家的費用。可

是媽媽還是不懂得難處！我們下車火車，在車站上吃晚飯，她點的東西照舊還是最

貴的，還賞給每個茶房一個金盧布的小費；夏洛蒂也是這樣。而且耶沙也娶了一份

。這太可怕了！耶沙是媽媽新僱的男用人。我們把他帶回家來的。真是一團亂，不

娃 我已經看見這個流氓了。……

阿 來，把家裏的一切情形都告訴告訴我。地產押款的利息付過了嗎？……

娃 拿什麼付過的呢？……

阿 哎呀！哎呀！……

娃 這塊地產到八月裏就要拍賣了。……

阿 哎呀！哎呀！……

羅 我（從門邊往裏探望，學着牛叫）哞——哞！（又走了）。

娃 （眼上還流着淚，可是已不禁笑起來，向着那扇門揮着拳頭）哼，我真想給他一下

「子！……」

阿：輕輕擁抱娃爾娃拉。娃爾娃拉：他跟你求過婚了嗎？丁加。

娃爾娃拉搖搖頭。丁加：娃爾娃拉！（娃爾娃拉搖搖頭。）

何：縱使沒有，我也知道他是愛你的。你們為什麼不想法子挑明了呢？你還等什麼？

娃：我覺得這件事不會有什麼下文的。他有很多正事要辦，他不能為我攪了他的正經事

那：（這件事他幾乎一點也不上心裏去。這個可惡的男人，我見了他就生氣！大家個個

都談我們的婚姻問題，無論什麼人都給我道意。可是，實際上，一點也沒有那麼一

回事。這全是一場夢。）（改變了。）（一個管調。）你這個別針像一隻蜜蜂。

阿：（悽然）媽媽給我買的。（向着自己臥房走去，又像小孩子似的，快活着說）我在

巴黎坐過一個汽球，飛到天上去了！

娃：你回來了，我夠多麼喜歡，我的小東西，我的小孩子！

（杜雅亞沙端着咖啡盞回來，在那裏斟咖啡。）

娃：（站在阿雅雅門旁）我整天東跑西跑地照料家裏的一切，我想了又想。我們怎麼

「辦呢？只要我們能把你嫁給一個闊人，我的心上就可以把一塊石頭放下來了。那我也就可以退休了，到莫斯科去，或者到莫斯科去；我要到處去流浪，永遠流浪，流浪。那可是多麼大的福氣啊！——小東西，嫁個小爺子！」

阿園子裏的鳥都叫了。現在有什麼時候了？

娃（總過了兩點鐘了吧。該去睡了，我的乖孩子。）（一邊隨阿妮雅進到她的臥房裏去，

回一邊說）咳，那可是多麼大的福氣啊！（兩人同下）

（耶莎拿着一條肩巾，提着一個大旅行袋上。）（可惡，實測上，一德意志官派劇一

耶（橫過舞台，很機警地說）小姐，我可以打這兒過去嗎？（耶莎）（大聲問）

杜（是耶莎啊，簡直認不出是你了。你去了一趟外國怎麼就變得這麼厲害了！）（五幕畢

耶（噫，你是誰呀？）（耶莎）（大聲問）（耶莎）（大聲問）（耶莎）（大聲問）

杜（你出去的時候，我還是這麼大的一個小東西呢。（說着用手比劃着高低）。我叫杜

妮亞莎，是費阿多爾·科左埃多夫的女兒。你不記得我了吗？

耶（噫！你這個小黃瓜！（他往四下裏小心翼翼地望了一望，然後忽然把她抱住，她